



### 《宛平夜话》第11期

# 誓与城桥共存亡

1937年7月11日凌晨两点,3营营长金振中率领弟兄们,向平汉铁路桥东端阵地的日军发起了进攻。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搏杀,日军被击溃了。就在追击溃败日军的时候,一名隐藏的日军用手榴弹炸断了金振中的左腿,接着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从金营长左耳旁射进,从右耳下穿出。看到营长负伤了,随从的护兵急忙抢救,把他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火车站,之后送往保定医院救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坚毅豪言:“卢沟桥作证,中国不屈!”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刊发了金振中营长在战斗中负伤的消息,各界人士纷纷到保定慰问。

金振中1904年生于河南省固始县城关汪塘沿。家境贫寒,少年时期在一家果子店当学徒。一次开店门时,没稳住,一块厚重的门板砸碎店铺的玻璃窗,他担心

被师父责骂,就逃离固始县城。一路乞讨,走到豫西方城县时,正赶上方城县保安团募兵,金振中便“吃粮当兵”了。

1924年,金振中投身冯玉祥西北边防陆军干部学校;1926年毕业后,被调入5师13旅39团2营6连任少尉排长。他凭借过硬的训练和聪明才智,从排长做起,历任连长、团副等职。1930年,担任29军37师219团3营营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8日下午,37师师长冯治安电话指示金振中:“卢沟桥之战,已经引起世界关注,你们的决定如何?”金振中坚定地回答:“誓与城桥共存亡!”

话题回到保定医院。经过一番抢救,金营长还是失去了左腿。1938年,金振中从保定医院痊愈后,担任77军179师673旅副旅长兼1065团团长,参加了汉口外围大会战,固守大界岭一带,与日军厮杀3个月。1943年,因亲共疑

忌,金振中被调为闲职。

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后,张克侠、何基津率部在贾汪起义,当时金振中在离徐州30里的柳泉,在追随起义部队时,金振中被国民党军队截回徐州看管,后被解放军解放,他到华东区高教团学习了3个月。

1949年春,金振中转到家乡,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照顾,参加商业工作。手工业、工商业合作化后,他又进入杂货店当售货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根据金振中的身体情况,1980年11月,把他安置在县文化馆工作,后来又增补为县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

1985年3月1日,金振中因病逝世。

遵其遗嘱:“愿骨灰撒在卢沟桥畔,与老领导何基津在一起。”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1985年8月14日,金振中老人的骨灰被安葬在卢沟桥附近。

#### 下期预告

他是第一个冲向战场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下29军血战的真相;他的报道预言了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却在一封战地通讯后神秘消失……母亲苦守老宅32年,只为等他回家。《宛平夜话》第12期将为您揭秘战地记者方大曾身上的谜题——他究竟去了哪里?那台相机里,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

播出时间: 8月1日20:00



## FIBA OPEN 3×3三人篮球公开赛 本周末“登陆”南宫度假区



本报讯(通讯员 杜妍娜) 2025 FIBA OPEN 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王佐南宫站将于8月2日至3日在南宫旅游度假区开赛,续写篮球传奇。本次赛事将延续“体育赛事进景区”的创新模式,联动王佐镇全域旅游资源,打造“篮球狂欢+生态避暑+创意市集”的多元文旅体商融合消费新场景。今年已经是该项赛事第二次落户南宫,本站吸引了全市16支精英球队参与,他们将展开激烈角逐,争夺晋级北京市总决赛的入场券。届时,场内竞技扣人心弦,场外活动同样精彩纷呈。 南宫旅游度假区将在赛事期间举办创意文化市集,透着巧思的景区鸢尾元素文创产品、沾着露珠的本地新鲜直采应季果蔬、带着烘焙焦香的手磨咖啡、清爽回甘的鲜榨果汁和泛着细腻泡沫的啤酒……一动一静中藏着松弛,裹着惬意。 据悉,今夏王佐推出了“全景王佐”品牌系列活动,发布了“沃野寻踪·农耕美学之旅”“智探农业·创想科技之旅”和“地质奇缘·解密自然之旅”三条特色旅游线路,串联起五洲植物园、佃起村稻田画、绿野仙踪郊野乐园、向阳花公社和千灵山自然科普教育基地等镇域内十多个旅游景点,提供暑期多元化旅游选择。同时,南宫旅游度假区重点打造了“水韵南宫、生活本真、康养秘境、研学乐园”四大消暑主题活动,让周末微度假浸满戏水的欢腾和康养的松弛。

(上接01版)

## 向群众报告工作机制 将覆盖全区所有街镇

各街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专门台账,处理情况通过社区公告栏、官方公众号等渠道公开反馈,严格落实限时机制,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我们建立了‘1-7-15’限时反馈机制:所有问题‘1’日内必响应告知、简易问题‘7’日内见行动解决、复杂问题‘15’日内有方案反馈,推动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方庄街道党工委书记刘际飞说。 “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推动报告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让干部常下基层、群众常提意见,使‘向群众报告’从‘一次大会’变成‘例行例会’。”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贾晓方表示,将群众诉求建议列入台账,定期调度、办结销号,同时邀请提建议的群众当监督员,核查承诺是否落地、工作是否满意。云岗街道党工委书记唐娟娟表示,会上公布了24小时互动电话,在公众号设置了心愿墙、意见箱、好事榜,探索建立意见征集、研判、吸纳、反馈全流程体系,将群众的诉求转化为改进工作的举措,让群众充分参与、共建共治。 本次发布会上还公布了今年未开展群众报告工作的街镇后续工作计划。根据安排,8月初,右安门、宛平、新村等6个街镇将陆续举办公开报告会,9月前26个街镇都将召开报告会,居民可通过所在社区(村)报名参与。未能到场的群众可通过“北京丰台”“丰台社会工作”及各街镇官方公众号了解报告会相关内容。 据了解,丰台区街镇向群众报告工作已形成规范化、常态化机制。每年固定在7月中旬至9月中旬,组织全区26个街镇完成年度工作报告。日常工作中,居民还可通过社区网格员、楼门长、小院议事厅、楼门微信群等渠道随时提出意见建议。 胡戴萍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完善报告工作机制,探索构建意见征集、研判、吸纳、反馈的全流程工作体系,进一步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 十年脉动 向“新”而生

我的生命刻度与丰台城市发展的年轮完全重合。扎根丰台近十年,足以让青涩沉淀为担当,让荒芜生长出繁华。我用平凡脚步丈量过这里的街巷,如同丰台自身,从泥土气息的粗砺到现代楼宇的精致,每一次蜕变都刻着奋斗的深痕。

### 深入街巷里识得城市本色

初到新村,我被分配到办公室工作,也从此开始真正融入丰台跳动的脉搏。那时新村街道辖区面积50.28平方公里,共有34个社区,刚入职的我对辖区情况和业务工作并不熟悉,群众的问题总是难以解答。“小姑娘,找个了解情况的人来,我说的地方在哪你都不知道!”面对群众的质疑内心真是五味杂陈,我于是暗下决心,要利用各种机会多下社区。

在深入了解辖区情况时,我发现新村的管辖范围与花乡相互交错,甚至同一小区不同楼门竟然分属新村和花乡管辖,特别是人居混杂的平房区、城乡结合部成为最大的安全隐患点。我永忘不了那一个暴雨如注的深夜,防汛值班时,社区巡查发现辖区内有几处老旧平房存在严重险情,必须连夜转移居民。我和同事们顶着倾盆大雨,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狭窄湿滑的胡同里穿行,挨家挨户敲门,耐心劝说,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安排车辆,成功将群众安全转移到安置点。

### 上下求索中践行街道管村

2021年,丰台区迎来重大区划调整,街镇由21个调整为26个,新村街道辖区面积调整为6平方公里。同时,丰台区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统筹管理农村地区成为街道一项重要职责。樊家村归属新村街道管辖后,我负责农村工作,领导也提了工作要求:“既要管好,又要管活。”这让从未从事过农村工作的我犯难了,拿下军令状后我开始深耕农村领域。

怎么管好?我和同事们在区级文件的指导下探索街道管村制度,先后制定并修订了4项制度,拧紧责任链条,为街道管村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怎么管活?经过调研,我们发现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集体产业面临过渡期难题,特别是樊家村新建的劳动力安置项目存在较大的招商压力。对此,我们构建了“业务部门+产业园区+街道+商务楼宇”的全员招商体系,厘清自家资源,找准对方需求,拿拼劲换发展的后劲。

随着天坛智能医工产业园联合工作专班和医药大健康产业专班的成立,樊家村产业发展方向逐渐明晰,就是重点打造天坛智能医工产业园。面对优质企业准入难题,我们坚持“城市更新+产业更新”赋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樊家村各类集体经济资源被有效盘活,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等高精尖产业和未来产业逐渐向樊家村聚拢。

### 破局新生时初见胜利曙光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直到亲历丰台这场深刻的城中村蜕变,才真正触摸到那千年呼唤里滚烫的民生重量。樊家村经过十余次拆迁,还有部分村民居住在简陋的平房区,甚至自来水都无法接通。

为加速全域城市化进程,2024年,新村街道樊家村村域被纳入花乡中部组团城中村改造范围,作为街道城中村改造项目负责人,我牵头启动了樊家村整建制转居和拆迁腾退工作。在动员阶段,樊家村先后组织三榜公示,对于村民的疑问,我们一一解答,仍然持有异议的,利用周末进行入户宣传、电话政策解答。经历一年时间,樊家村340人实现整建制转居。

当看见崭新的回迁安置房与商务楼宇拔地而起,我心中涌起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欣慰与自豪。

“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回望过去十年,在城市化发展的关键转型期,我们以北京市新版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疏解非首都功能,集聚高精尖发展产业,推动丰台的区域高质量发展。

作为基层干部,我们更要发挥长辛先锋精神,助力丰台朝着高端产业集聚、交通便捷高效、生态环境优美、城市品质卓越、充满创新活力的现代化首都中心城区目标迈进。

作者系“丰台菁锐营”学员、新村街道城乡管理办公室科长 郭林凤



## 永定塔



摄影/胡振兴